第43卷 第3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3, No.3
2006年5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06

孤愤与苍凉交织的顾贞立词

赵雪沛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顾贞立是明末清初独具个性的优秀女词人,孤高不群的性格及不凡的文学才华使得她的词作时常流露出当时女性少有的豪情与气概;而所适非偶的遭际与孤傲个性间的冲突,又是形成其郁愤心境的主要原因。所以,顾贞立词在总体上呈现出以意胜境、劲直疏宕的特点,同时也不乏凄婉幽咽、措语精隽之作,无论在词的内蕴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关键词:顾贞立;孤高不群,郁愤苍凉;以意胜境;劲直疏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3-0079-07

一、扫眉才子是鸣鸾
——孤高不群的性格

顾贞立,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江苏无锡人。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之姊,州佐同邑侯晋室,进士侯麟勳母。覃精翰墨,诗词极多,恒与金坛王朗相倡和。著有《餐霞子集》与《栖香阁诗词》。

关于顾贞立的生年,从其自制曲《桃丝》可以推知。《桃丝》前有小序云:"壬子九月二十一日,夜梦两仙子……"①,而词的结拍句称"四十九年偿慧业,归迟",壬子为康熙十一年(1672),由此上溯四十九年,则顾贞立当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至于她的卒年,因为现有资料的缺乏,难以有确切的结论。不过其集中有《满庭芳》(乙丑元旦立春)一词,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这说明至少1685年顾贞立尚在世,当时已有六十二岁。

虽然今日留存的有关顾贞立生平的资料很少,但自她的作品中仍可感受揣摩出她的个性与心声。《众香词》称其"生望族,适名门"[1],家庭中书香气息浓郁。她的弟弟顾贞观富有文名,妹妹也有才藻,亲友中亦不乏与其唱和之人。并且,家人也颇以其能文而自豪,弟弟顾贞观曾戏效杜甫《七歌》云:"有姊有姊号能文,长者曹昭次左芬。针神弟子尽北面,绣成卖作金缕裙。"[2](卷四十,P715)这样的成长背景是形成其自信乃至孤高性格的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的能文女性不在少数,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囿于"无才是德"、"内言不出阃"的传统成见,或者所作不肯轻易示人,或者干脆将诗稿焚弃。至于"逞才"、"炫才",更是她们深为避忌之事。而顾贞立不同,她从来就不掩饰自己对文学诗词的热情与自负。在与闺友唱和的词中她写道:"何必羡儒冠,花满阑干。扫眉才子是鸣鸾。得近班家明月句,愿作齐纨。"(《浪淘沙》〈和纤月,倒用原韵〉)又云:"望去画楼烟树远,飞来险韵惊人句。算词坛、端合让裙钗,低头矣。"(《满江红·赠薛夫人》〈其二〉)这份睥睨词坛、无视男尊女卑观念的自信与大胆在当时的女性作者中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顾贞立对诗书文字的嗜好也是显而易见,《沁园春》有云:"闲身不妨多病,且凭他位置,废苑荒台。伴香浓琴静,百城南面,青编满架,湘轴成堆。"(《满江红·赠薛夫人》〈其三〉)而婚后惨淡寂寞的岁月中她差可寄情的亦是"与青溪小妹,飞笺索赋,孀闺病嫂,险韵同裁"(《沁园春》),诗词的写作与闺友间的彼此唱答几乎成为她潦倒寂寞的后半生里的唯一寄托。但顾贞立并不像其他闺秀词人那样常常力图以妇德闺训来约

收稿日期:2005-10-28
作者简介:赵雪沛(1972—),女,辽宁省大连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① 本文中所引顾贞立词均出自《全清词·顺康卷》,下文不再重复注出。

束或掩盖自身的好文之心,她大方承认并肯定对文字之事的浓厚兴趣,因为她天性中便有着由自信而生的孤高不群。这首先表现在她对普通女性闺阁生活的否定与厌弃:

> 掠鬓梳鬟,弓鞋窄袖,不惯从来。但经营料理,茶铛茗碗,亲供洒扫,职分该当。还谢天公深有意,便生就、粗疏丘壑才。 ——《沁园春》
>
> 堕马啼妆,学不就、闺中模样。疏慵惯、嚼花吹叶,粉抛脂漾。 ——《满江红》
>
> 抛残彩线与金针,消受个、等身万卷。 ——《鹧桥仙》

她在这里所表达出的对当时女性惯常生活状态——包括梳妆衣饰、女红洒扫的不屑态度并不代表她内心的粗放,而是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大胆否定,及不甘雌伏的骄傲心事的外露。自明末思想界高张个性自由与人欲解放的旗帜以来,不少女性已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封建道德礼教加诸于她们身上的重负与女子处境的可悲和难堪,然而没有人像顾贞立这样直接有力地道出她们的苦闷心声。这正是顾贞立为前代及同时代女性所不及之处,从女性词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她的这种觉醒意识与反抗意识皆堪称先导。

其次,顾贞立的孤高不群还表现在她不与俗世为伍的自傲心性上。她常借笔下的所咏诸物来抒发这样的情愫:"玉骨亭亭,似不屑、俗人为伍。堪怜处、愁怀莫解,芳心未吐。"(《满江红·茉莉》)"闲坐数梅花。冷淡萧疏恰是他。耐雪经霜开独早,堪夸。不向东风斗丽华。"(《南乡子·思亲》〈其三〉)那玉骨亭亭的茉莉、冷淡独秀的梅花,实际均是她个人风神气质的写照。

顾贞立骄傲不群的性格使她在鄙弃局促拘束的闺阁生活的同时,也渴望冲破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于是其词中便时时流露出男子般的豪气与啸傲不羁的胸怀。《南乡子·雪》便是极好的一例:

> 高卧不知愁,报道琼瑶已满楼。吩咐侍儿休拂拭,须留。帘外冰条似玉钩。 莫去泛扁舟,潇洒应无我一流。向日豪怀依旧在,能酬。诗满涛笺酒满瓯。

虽然她略带自嘲地说"潇洒应无我一流",但"诗满涛笺酒满瓯"的豪情与气概却足以令人感受到她那份不让须眉的洒落襟期与不凡心志。在她坎壈失意的一生当中,寂寞与郁恨之意常锁心间,却依然无法彻底消磨她的豪爽之气:"余生知已矣,弹指韶光去。有酒可忘忧,何难饮百瓯。"(《重叠金》)这种痛饮千钟的气魄可谓其孤高秉性的外化表现之一,也是她词心词情迥异于其他女性的独立特出之处。不幸的是,如此颖异的天资并未为她带来哪怕是些微的幸福与美满。她的孤高个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在与其落拓境遇的相互砥砺冲撞中而变得日益凸显,日益饱满,就像她词中写的那样:"吾意爱秋花,经霜韵转佳。"(《重叠金·秋牡丹》)这又何尝不可视作她生命的底蕴所在。

二、仆本恨人——郁愤苍凉的心事

与那些得嫁才子、琴瑟静好而时有分韵题笺之乐的幸运才女不同,顾贞立成年后的婚姻与生活令她极为失望与悒郁。李文媛为她的《栖香词》所作序中称:"满纸凄凉,频问梅花之影;一庭沉寂,如参簷葡之禅。忧非萱草可忘,志岂幽兰能托。"[3](卷下,P3151)究其根源,则不得不说到她那并不谐美的婚姻。尽管顾贞立未曾以刻露的言辞直接将矛头指向那个"他",然而其《满江红》词有"多病不堪操井臼,无才敢去嫌天壤"句,从中我们可以窥知她一方面自悠游潇洒的少女生活跌入柴米油盐的琐碎现实中而心生沮丧与抵触;另一方面又因所嫁非偶尔深觉不满与失落。"无才"句用"天壤王郎"意,暗示"他"的才学襟抱皆非如己所期,这不能不让心高气傲、颇具才藻的顾贞立徒有憾恨之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她婚后的岁月里殊多愁郁而少见欢愉,这首《满江红·中秋旅泊》便道出她心底的深深隐痛:

> 为问嫦娥,何事更、一生担搁。也曾照、曝衣楼畔,长生殿角。伴我绮窗朱户影,辜他碧海青天约。倩何事、迢递寄愁心,随漂泊。 五色管,今闲却。千石酒,谁斟酌。又天涯羁旅,鬓丝零落。别梦匆匆偏易醒,远书草草浑难托。判长眠、憔悴过三秋,人如削。

首句对嫦娥的发问其实即是她对自身情感状态的悲凉叹息。“一生担搁”四字刻骨刺心，道出婚姻失败的无比惨痛和由此带来的无限伤怀。在如此境遇中，她闲却词笔，因为他的才情无法与她拍合；她惟有自饮遣愁，因为千般心事无以对他诉说。而婚后不得已随宦天涯，飘零辗转于江湖之间，念及韶华易老、慈帷难亲，种种愁思煎迫、风霜摧折之际，又怎能不令她形神俱损、憔悴如削？在婚姻中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幸福的她始终愁肠难整，那种灰黯与凄怆的情绪几乎成为贯穿其一生心事的底色。

生活于明末清初，顾贞立自然也亲历了亡国之痛。《虞美人》词云：

> 暗伤亡国空弹泪，此夜如何睡。月明何处断人肠。最是依然歌舞宴昭阳。　　几年尝遍愁滋味，难觅无愁地。欲笺心事寄嫦娥。为问肯容同住广寒么。

虽然词中没有描述烽火乱离的当时她的具体遭遇，然而结句的一问却包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哀痛。这广大的人世间她竟找不到一处可以安置身心的地方，除了向虚幻中的嫦娥发出明知不可能实现的探询，她已经没有更从容的选择。而当她以宛转低回的语气道出这份悲怆时，读来真使人有欲哭无泪之感。

在顾贞立的生命中，所适非偶的憾恨与孤傲不群的性格之间的冲突是形成其郁愤心境的主要原因。像她这样秉性卓异、心志不凡的女子，本已先存一种不甘雌伏之意，进入婚姻后丈夫的平庸无能、现实的羁绊束缚与女性所受的种种压制都使她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不平与愤懑。其集中最具“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作品，当属《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

> 仆本恨人，那禁得、悲哉秋气。恰又是、将归送别，登山临水。一派角声烟霭外，数行雁字波光里。试凭高、觅取旧妆楼，谁同倚。　　乡梦远，书迢递。人半载，辞家矣。叹吴头楚尾，偪然孤寄。江上空怜商女曲，闺中漫洒神州泪。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

据词意，此词应是顾贞立婚后不久随宦在外时所作。也许因为初初自洒落自在的少女生活坠入一桩并不和美的婚姻，她胸中的积郁怨恨仿佛一触即发。“仆本恨人”既是其自我情怀境况的定义，同时也宣泄了她压抑已久的苦闷心音。在辞亲去乡、情怀作恶之际，又正逢烽烟四起、神州版荡，个人“偪然孤寄”的身世与社稷宗国的崩塌命运终于汇成一股愤激之气爆发出来：“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天应忌”三字已毫不避忌地将诘问与抨击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女性的生活状态，显示出她非同寻常的识见与气魄。

到了晚年，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坎壈波折，看过了太多的云烟变幻，也或者是时光的河流深深浅浅地磨蚀柔软了她以往的棱角与锐利，她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沉淀后的沧桑之意。如《满庭芳·乙丑元旦立春》：

> 除夕迎春，春朝岁旦，百年难遇今年。瑶枝琼树，光映满堂前。无奈风襲雨襲，何心去、剪胜争妍。思前事，雪堂分韵，黛笔拂云笺。　　围炉帘半卷，裁冰煮雪，绣坐香眠。正繁华时节，月媚花娟。多少悲欢冷暖，黄粱熟、一笑茫然。今惟有，闲身尚在，子孝与孙贤。

在词末的自注中她写道：“庚辰新岁，大雪经旬，时在楚黄署中，裁冰弄雪，分韵题笺，四十余年，恍如梦中矣。”乙丑为 1685 年，顾贞立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了。隔着那么多年的风霜岁月，当初那个曾在楚黄署中写下“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的她终于开始变得平和。尽管无人知道这些年来她的心如何由郁愤渐渐走向隐忍，但她那“多少悲欢冷暖，黄粱熟、一笑茫然”的看似安详豁达的语气中又包含着多少人生如梦、沧海桑田的喟慨与惘然。

自少女时期的悠游潇洒，到婚后的郁愤孤独，直至晚年的渐归平和与苍凉，可以见出顾贞立一生心境变化的清晰轨迹。而在这转折渐变之间，必定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却也最终成就了她的文学创作。“仆本恨人”这一伴随着其大半生、充满激愤之情的心怀写照，其实正是顾贞立能够在明末清初词坛上风姿独标的根源

所在。

三、以意胜境与劲直疏宕

在明末清初、包括前代的众多女词人中,顾贞立堪称特立独出的一位。她的特别并不在于其遭际的悲剧性,而是其心志性格的卓异处。一方面,孤傲的性格使得她不肯在愁眉泪眼中一味喃喃自语、自怨自怜,而是突破了女性词含蓄柔婉的传统,代之以激切直白的诘责与宣泄;另一方面,超卓的心志与识见使顾贞立由婚姻不遇的痛苦中探寻到、感悟到两性地位差异的不合理性。她大胆地质疑这一社会制度,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肯定自我的才情,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非凡自信。这些都是当时许多女性未曾也未敢直接说出过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曾经这样总结:"妇女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别人对她们没有信心。"[4](P158)"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妇女常常是在她们那个仍然是封闭的世界里写作,被限制在那个属于她们的小天地里。她们写作或多或少是为了消磨时间。"[4](P157)不可否认,从明清大部分的女性词来看,她们的写作往往缺乏创造性与突破性,的确易使读者产生单调纤弱之感。不过,即使在这样备受压抑与束缚的时代环境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仍然无法被彻底湮灭,顾贞立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宋以来的女性词坛上,本着词体应以婉美含蓄为本的传统观念,加上女子与生俱来的细腻柔婉的天性,女性词的创作从来都是以绵丽秀美为依归的。然而,顾贞立的词已明显跳出了这个窠臼。她对自己的才华有相当的自信,她想要描述表达的也绝非只是个人所生活的、封闭有限的闺中世界。她的词作是不满生存处境而发的直白指斥,是宣泄内心郁愤之思的最佳载体。正因为此,顾贞立的词在写作上已抛开了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她的怨与怒在作品中处处明白可见。而由于表意的激切,她的词也不再拘于含蓄婉转的宗旨,而在总体上呈现出以意胜境、劲直疏宕的特点。

(一)以意胜境——一气流转的直接抒情方式

王国维《苕华词乙稿序》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5](P255)顾贞立的性情与心境决定了她在写作时多倾向于直接抒发内心的郁恨,即以意胜境。虽然其集中不乏风格清婉的作品,但最能凸显其词特色的,仍是那些大力挥洒、情意激楚之作。如《青衫湿·题断肠草》:

> 倒倾三峡潺潺水,墨气染云烟。有情花月,无端风雨,俱托毫尖。　琼笺写泪,银铛煮字,送尽华年。天公何事,从来酷妒,逸韵韶颜。

《断肠草》是与顾贞立常相唱和的王朗所著,惜今日已佚。就其集名及顾贞立词中所流泻出的情感来看,必定是极为感慨凄凉之作。顾词起句即以"倒倾三峡潺潺水"来形容内心的汹涌澎湃之思,以"墨气染云烟"渲染迷离苍凉之意。接下来的九个四字句,俱直述其情,顿挫铿锵,末三句的悲愤诘问更是将满怀郁勃之气挥洒得淋漓尽致。谢章铤《张玉珊寒松阁词序》云:"夫人苟非不得已,殆无文字,则填词何莫不然。"[6](卷一,P368)顾贞立此词亦复如是。因为她心中积蓄的情感太过激烈深重,因为她是如此急切地想要倾诉这"不得已"之意,所以她无心修饰字词,无心点染景物,当然也无心考虑这样的直接抒情是否合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她只要尽情地释放出胸中的激荡就够了。如此一来,"意"便压倒了"境",纵然不会给人留下余味悠长、反复缠绵之思,却能以"意"的冲击令读者深深感受到其字里行间难以压抑的忧恨与不平。

除了以激切之意总领全词,从而使作品带给读者强烈直接的感性特点外,顾贞立也有一些写得相对平和、苍凉意多于孤愤气的词作。这类词因为情感的起伏程度与震荡力比较小,常予人以意境浑成之感,而事实上仍是以意为主,只是更具从容深沉的美感效果。如《凤凰台上忆吹箫》(重阳前三日月明如洗):

> 细雨斜风,寒砧落叶,年年做就重阳。偏今宵明月,满地凝霜。愁绝绿窗深掩,挑兰炮,伴过凄凉。无聊甚,瓶花影里,独自持觞。　流光。迁移弹

指，看几度梦中，沧海田桑。纵乌丝千丈，难写微茫。莫去登高临水，料俱是、落木衰杨。添惆怅，骊歌唱罢，鸿雁离行。

此词当是顾贞立后期的作品。或许是经历了婚姻不遇、穷愁煎迫、江山易代、烽火乱离等诸多人事沧桑，她的词中已明显减退了当初的孤傲凌厉，而更多悲凉感慨的生命体悟。同时，在词的写作中她也注意了物象的铺排点染，从风雨、寒砧、落叶，写到明月、孤灯与孤鸿，使得词情的表述在景物的间隔映衬中显得沉稳平和，更具张力。然而，“意”在这里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她想要表达的往事如烟、孤寂苍凉的深刻感受，或显或隐地流动在每一句述情，每一处意象的描写之中。所有景物反射出来的凄寂况味，实则均是其心事的隐性表现，而并非仅为造境所设。在词中顾贞立尽管点染物象，尽管语气沧桑淡定，她的抒情写意仍是十分直接，“愁绝”、“凄凉”、“无聊”、“惆怅”，种种情绪在她笔下连续地、绝无掩饰地出现，清晰地传达出她的“意”之所在。

（二）劲直疏宕——脱离了闺阁气的独特词风

与自然流转的直接抒情方式相应，顾贞立词具有与其他闺秀词迥异的劲直疏宕的特点。一般说来，女子天性较男子要柔婉含蓄，体物察情也更敏感细腻。词体本身又颇具要眇深幽之美，因此女性词作多纤婉曲折的风格。顾贞立的个性与遭遇使得她不复拘泥于以往的观念，转而以一抒己志为目的，其词风自然也就转向劲直疏宕的一路。

首先来看“劲直”的特点。顾贞立词中最能代表其风格的，即是此类作品。这主要是由情感的强度与抒情的力度决定的。像前述的《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郭麐称其“语带风云，气含骚雅，殊不似巾帼人作者”[7](卷十二，P424)，就已指出顾词这种悲愤中劲气纵横的独异之处。顾贞立的抒情取向与心志性情令她偏于采用格调坚浑的词牌，如《满江红》、《百字令》、《念奴娇》等，尤以《满江红》为最。龙榆生先生《填词与选调》一文云：“一种曲调之组成，必其人之心有所感，而藉抑扬抗坠之音节以表达之。所谓相应生变，变而成方者是也。依曲调以填词，则歌词所表达之情，宜与曲中所表达之情相应。”[8](P176)顾贞立词多喜直接抒情，一气倾泻，而少作绵软曲折之音，如此则《满江红》、《念奴娇》这类用于尽情发泄激壮郁勃之怀抱的曲调便自然成为她作词的首选。如《满江红》（忆远，时蓉滨北游）：

雁泣西楼，天亦瘦，惨黄愁翠。难消受、长歌当哭，孤灯泻泪。典尽难留嫁日衣，醉来却喜书空字。问断肠、吟就是何题，长门句。　　屏山静，炉烟细。听不了，寒蛩砌。数离愁多少，撑天塞地。故国迷漫残照外，美人宛在潇湘里。坐闺中、对此可怜宵，人憔悴。

可以说，在这首词内几乎融入了顾贞立人生中所有的悲恨之情，包括家境潦倒的难堪，遭人冷落的凄凉，故国不堪回首的沦亡之痛，以及知己天涯的无奈离愁。因此，词的起句便以“天亦瘦”、“难消受”的衰飒愁惨定下了全篇的情感走向。她的忧愤之深、郁恨之重，令她只能以“长歌当哭”、“孤灯泻泪”来承载宣泄“撑天塞地”的愁思与长夜漫漫的彻骨寒凉。而《满江红》句末移仄声字，兼音协入声，故音节高亢，适于尽情挥洒其内心埋藏的强烈的孤愤悲怆之意，用语遣情皆直接有力，淋漓慷慨之中郁气盘旋，贯穿始终，从而呈现出明显的劲直激切的风格。

另一方面，顾贞立本人孤标独立、不屑与流俗为伍的性格也是造成其词劲直的原因之一。当她将这份独特情怀打入词中时，便于不经意间成就了作品的清劲啸傲之气。譬如“痼癖烟霞谁得似，有疏影、孤山一树梅。江南梦，想群花未醒，雪里偏开”（《沁园春》）；“啸傲久成衰凤侣，粗疏好与顽仙似。问从来、沦落孰与余，应无二”（《满江红》〈春寒夜雨，不能成寐，复起拥炉命酒，陶然竟醉，赋此〉）。无论是借迎霜傲雪、独领春色的梅花自喻，还是直写寥落怨愤、孤高出世之意，总有一股苍劲气韵贯穿其间，这正是其个性流动于词中而产生的结果。

其次，“疏宕”是顾贞立词的另一个特点。这一方面与意象的选择有关，一方面也与用语的清疏直白有关。顾贞立作词以直述其情为主，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意象的铺排比较少，并且她同时注意不会盲目地一味堆砌情感，而是张弛有度，

词中的意象不仅能配合词情的表达,也要自然地穿插于情怀的抒写中,以获取情景两得的美感效果。试看这首《满庭芳》:

> 弱絮轻尘,空花幻影,分明身世虚舟。笑孤云野鹤,何事淹留。回忆从前似梦,无端别业,海市蜃楼。如今似,槿花临暮,燕子清秋。　休休。韶华去也,便琼花难奈,风散云流。多少朱颜绿鬓,空耽误,粉怨脂愁。何须问,唐宫汉苑,总属沉浮。

这已是历尽悲欢沧桑后的喟叹。看过了繁华落尽,看过了风流云散,她眼中的世事人生有一份堪破后的梦幻空虚。她笔下的一些意象,诸如弱絮轻尘,空花幻影,孤云野鹤,海市蜃楼等,与其说是某种物象的代表,不如说是其内心虚幻之感的象征。这样的安排不仅冲淡了意象堆叠的促迫之弊,而且令词情的表达既深切明了又有疏密得当的美感。特别是结拍一句,将思绪与视野引向更为广远旷邈的历史时空中,在展开思路的同时,也将词的主题升华到更高的境界。这深沉有力的感叹里包含着无限阔大的想像空间,饱满的情绪与错落的思致兼而有之,进一步增强了全词的疏宕之气。

除了意象的安排,语言的清疏直白也是形成顾贞立词疏宕特色的重要因素。在她的作品中,鲜见华丽的辞藻与艳美的色彩。这是因为心境的冷落苍凉与情怀的郁愤慷慨容不得她去细心雕琢字句和青睐香红丽绿的华美颜色,个性的孤高不群又促使她下意识地想要独标己帜,而不愿与大多数风格绵丽的女性作者归入同一话语套路中,于是她在遣词造语方面显示出直白疏放的特色:

> 为访烟霞,看不足、疏林如画。迷离处、断云孤鹜,轻帆遥挂。冷淡西风甘扑面,凄清霜菊原无话。向晴空、长啸寄登临,斜阳下。　权领略,花盈把。聊假日,消忧罢。恐秋光老去,难留潇洒。兴废总沉波影里,古今难定青山价。待携将、此景问佳人,从头写。　——《满江红》(城南看菊,寄纤月阁)

像她的大部分词作一样,此词中也没有征事用典的痕迹。她以浅笔勾勒,疏疏点画出秋日的清旷美好,纵然带着丝丝寒凉与萧瑟,却终究不失澹净沉着。她的语言不见丝毫的雕饰,浅切直白中散发着疏离清新的味道,令整首词仿佛一幅淡远秀丽的水墨云山,韵致清幽之余不废放旷之意。

虽然顾贞立的某些词作因为写意的清嘉和用语的疏放而颇具林下风致,但她的心事个性毕竟与作词以林下风致见长的朱中楣有相当的差异,故词内多郁愤慷恨之思而少潇洒放旷之意。顾贞立的郁恨源于对两性地位问题的清醒认识与深深不满,也源于其不俗的才情与不群性格备受压抑的苦闷愤慨。这使她在整体风格倾向纤柔绵婉的女性词坛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神与气魄,并奠定了自身在女性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三) 幽咽之音与精秀之笔

顾贞立现存作品以词为主,计有一百六十余首。相比之下其诗则传世很少,而且呈现出与词作主体风格并不相同的秀雅轻柔之色:"幽居赢得独看花,坐赏行吟到日斜。执拂小鬟闲数雁,擘笺小女学涂鸦。零风细雨芙蓉国,冷露凝香桂子家。此景近来消受遍,不妨沦落度年华。"(《七夕前三日东皋杂记》〈其四〉)[9](卷二)尽管诗中也流露出几许怅恨无端的幽思,却始终保持着从容闲淡的姿态韵味。而若论到此种细腻婉曲之情的抒写,词无疑是比诗更加适合的体裁。顾贞立词虽以疏宕劲直的风格取胜,却也时有凄怨深婉之思的表达,后世的不少论者便对她的这类作品给予过相当的关注,最典型的是其《浣溪沙》诸作,如:

> 晓日凝妆上翠楼,恼人春色遍枝头。湘帘风细荡银钩。　燕子未归寒恻恻,梅花初落恨悠悠。重门深锁一天愁。(其二)

叹赏者以为是"句极凄婉"[10](卷五,P366)、"幽咽凄断,令人不忍卒读"[11](卷六)之作。这说明,在顾贞立不遇的一生中,即使身处的境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她面对挥之不去的痛楚心事时会因时因境而产生或激切或凄然的不同情绪状态;同一种怀抱感受她也可以通过直与曲、刚与柔两种看似迥异的手法表现出来。

此外,顾贞立词中也有不少造语工致、才思灵动之作,充分展示出其艺术方面的不俗功力和天分。譬如《天仙子·十影》:

晓镜当窗花照影。燕子飞来醉帘影。凭高一望渺长空，孤鸿影，疏林影。天外轻帆楼外影。　自掬清泉怜瘦影。远黛遥山争翠影。平分一半与池塘，梧桐影，芭蕉影。倒挂垂杨新月影。　（其一）

梅花界断阑干影。夕阳移过秋千影。牵萝补屋悼轻寒，朱箔影，琅玕影。惊飞不定栖鸦影。　推不出月穿窗影。遮不住风摇幻影。薄游人世耐凄凉，贫无影，愁无影。繁华梦去难留影。　（其二）

这组词中，每首词内所涉及的“影”皆拍合词之内蕴，或清疏，或苍凉，或恬淡，各具韵致。更难得的是她虽用心锤炼，巧妙安排，却决不会给人留下刻意经营琢磨的感觉，复能于自然流丽中见清新俊逸之思，足可证其心意之玲珑和用语之精美。《闺秀词话》的作者雷瑨、雷瑊自言“最爱其‘自掬清流怜瘦影’，‘梅花界断栏杆影’，‘繁华梦去难留影’”，并推许顾贞立“亦闺阁中之三影词人也”[12](卷一)，将她与北宋著名词人张先相提并论。

总体说来，在顾贞立之前，没有女性能像她这样以如此直接愤激的方式抒发孤愤不平的身世之恨，她的出现在当时的女词人群中称得上是独立无双。作为先觉醒者，顾贞立无疑是寂寞的，然而，千百年来女性饱受压抑的怨愤一旦在她的笔下打开了缺口，纵使进展缓慢，女性自我认同意识却一天天高涨，后来的吴藻、秋瑾等，都是承继并开拓其情其境的佼佼者。顾贞立以意胜境的直接抒情方式和劲直疏宕的词风，一方面树立了她在女性词史上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为相对风格单调的女性词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在词的内蕴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然脂余韵》称她“屹然为闺阁女宗”[12](卷六)，正可说明其不为俗见所羁、突破闺阁局限的大家风范。

参考文献：

[1] 徐树敏、钱岳选．众香词·射集·玉田[M]．上海：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1933．

[2] 斐大中等修、秦缃业等纂．无锡金匮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

[3] 李佳．左庵词话[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 [法]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徐洪兴．王国维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6]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文续集[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郭麐．灵芬馆诗话[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O]．道光 11 至 16 年红香馆刻本．

[10] 徐轨．词苑丛谈[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11] 王士禄．然脂余韵[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2] 雷瑨、雷瑊辑．闺秀词话[M]．1916 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Poetry of Anger and Desolation: on Gu Zhen-li Lyrics

ZHAO Xue-p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Gu Zhen-li was an female lyrics (Ci) composer known for her standoffish pride and outstanding literary talent. Her haughty personality, frequently afflicted with an unhappy marriage, is believed to b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melancholic resentment that pervades her lyrics. In Gu Zhenli's works, as a result, meaning often outweighs mood, and openness and force are occasionally complemented by plaintive lachrymosity and delicacy of diction. Gu attained a high level of success in both the content and artistic style of her poetry.

Key words: Gu Zhen-li's Lyrics; standoffish pride; poetic style

(责任编辑　郑　园)